

# 大地书痕

□ 谢永增

说起读书,这两个字于我,总带着一种遥远的、近乎乡愁的怅惘。仿佛那是别人窗内的一盏灯,而我,则曾长久地徘徊在它清辉的边沿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识字的启蒙,尚未开始,生活的课本,已然以最粗粝的方式翻开。刚上小学,“革命”的洪流便席卷了一切。父亲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押送回村。记忆里最清晰的,不是拼音与算数,而是县里来人翻箱倒柜的刺耳声响,是父母眼中掩不住的惊惶。在那样的惊惧里,学堂的钟声是飘渺的,书本,则成了橱窗里褪了色的摆设,可望而不可及。读书?那是一种与生存无关的奢侈。

年纪稍大,心底却像早春冻土下不甘寂寞的草芽,隐隐地,对“读书”生出了一丝敬畏的向往。朦朦胧胧地感到,那纸页间,或许藏着能让筋骨硬朗些、让眼睛明亮些的东西。于是,“读书明事理”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这样的句子,便成了心底一幅渺远却诱人的画。我也曾郑重地买回不少好书,齐齐地码在书架上。它们沉默地立着,像一排庄严的士兵,于我,竟成了一种奇特的抚慰——仿佛拥有它们,便与那个“有文化”的世界有了些微妙的联系。然而,真正翻开它们的时间总是太少。渐渐懂得,读书不是一场刻意的奔赴,它更近乎一种心境,一种安宁的、向内敞开的姿态。须得心静了,魂定了,那字句间的味道,才能如茶韵般,一丝丝地浸润出来。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于我看来,那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出来的,带着尘土与体温的路,其间的悲欢与生机,往往比纸上的铅字更为磅礴,也更能滋养一个渴望表达的魂灵。

我人生的转折,发生在1977年的秋天。十六岁,我考入了位于唐山的河北轻工业学校,学的是陶瓷美术专业。那不是培养画家的殿堂,而是为轻工业输送设计人才的所在。可命运有趣,这所朴素的学校,后来偏偏走出了不少有成就的画家。那时的唐山,大地震的疮痍尚未完全抚平,到处是简易的房舍,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然而,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求学欲望,在我胸中炽热地燃烧。课后,我常常徒步几公里,到市里的书店去,站着,倚着,如饥似渴地“蹭”书看。那情景,如今想来有些寒酸,可当时那份攫取光亮的急切,至今回忆起来,心中仍是温暖的。

三年时光,给了我一块坚实的基石。毕业后,我回到家乡衡水,先在工厂做设计,两年后调入文化馆。那是一个气氛宽松的所在,像一座小小的、宁静的港湾。馆里的图书室,成了我眺望广袤世界的一扇窗。正是在这里,在那些默默流淌的时光里,我像一株久渴的植物,得到了缓慢而深透的



谢永增作品《梦里故乡》

滋养。我的许多画作,便是在这小小的文化馆里孕育的。也正是在那些独自面对宣纸与自我的时刻,我悟出了一些治学的道理:看别人的画,既要能欣赏其高明处,也要能冷静地辨出那光芒下的阴影与局限。这“眼力”的提升,比单纯技巧的磨炼更为要紧。几年这般“手眼并用”的磨炼下来,我渐渐感觉自己“上了道”。一个有趣的发现是,那些我曾经仰望的画家的作品,在我眼中竟似乎褪了光彩。我恍然,或许不是我狂妄了,而是我终于向前挪动了几步,而他们的,有的已停在了原地。

1986年,我看了一部叫《黄土地》的电影,当那片浑厚、苍茫仿佛凝聚了千年沉默的黄土,如浪潮般扑满银幕时,我周身震撼,仿佛胸膛被重重捶了一拳,又仿佛有一扇一直紧闭的窗,豁然洞开。我要去那里!这个念头无比清晰而强烈。于是,我背起行囊,走向了黄土高原。这一去,便是几十年命运般的牵缠。那高原,于我而言,不再是一片地理的存在,而成了一部无字的大书,一部用沟壑梁峁书写的、用风沙雨雪装帧的、用窑洞炊烟点染的、无比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大书。

这里的村庄,古老得像一个寓言。苍凉的古村落,倚着山势,层层叠叠,残垣断壁在夕阳下泛着金黄色的、疲惫而温柔的光。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孙家沟,可在我看来,这“破败”里,却蕴藏着直击魂魄的力量。那扭曲却坚

韧的枣树枝干,那被岁月磨去了棱角的石碾,那门上褪了色却依稀可辨的残破门神……每一处,都在无声地诉说。吕梁的乡村,这部我捧读了几十年的大书,我至今仍不敢说读懂,只是小心翼翼地,触摸着它的一点皮毛,呼吸着它的一点气息。

2002年初,我调入了北京画院。走进那座艺术殿堂,扑面而来的不是得意,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“渺小”与“饥渴”。周遭皆是见多识广、学养深厚的大家,相形之下,我感觉自己像个怯生生的小学生。那几年,我仿佛回到了在唐山书店蹭读的时光,只是这一次,我翻阅的是一部部活生生的艺术史,是与古今大师们无声的交谈。我废寝忘食地吸收着艺术的养分,补着那漫长岁月里落下的功课。

或许,正是这多年来的“补读”与“行路”,在泥土与书卷的双重滋养下,让我对那片黄土地的理解,有了一层更深的意味。2018年,我与吕梁山深处的孙家沟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当地领导找到我,希望能在那个极具特色的古村落里建一座艺术馆。彼时,脱贫攻坚的战鼓正酣,乡村需要的,不仅是物质的丰足,更是文化的唤醒与精神的引领。我几乎没有犹豫,便应承下来。

孙家沟,它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、苍劲的史诗,与我的内心血脉相通。此后的六七年间,我与这里的父老乡亲一同呼吸,小心地打磨着这个梦想。我们修葺旧居,却不抹去岁月的

痕迹;我们引入艺术,却不惊扰乡村的魂魄。渐渐地,孙家沟声名远扬,它像一块磁石,吸引了无数美术院校的师生、画家前来写生、创作、展览。如今它不再只是一个破败的村落,而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,一个“用艺术点亮乡村”的鲜活注脚。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庞,对着古老的窑洞与山峦挥笔写生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书店蹭读、在文化馆苦练的少年。变迁的,是时代与载体;不变的,是那渴望通过“阅读”世界来理解自我、表达自我的赤诚。

我曾见过不少以“读书多”自居的人,言必称理论,口若悬河。可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拿起画笔,涂抹出的笔墨,却没有一点味道,与他们高妙的言辞,恰成了“驴唇不对马嘴”的讽喻。这让我更确信了一点:书中的道理,是地图,是指南针,却不是脚下的路。读了许多书,若不能化入骨血,变成手上的功夫,那书,便只是装饰的门面。

如今,我依然穿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。风吹时,我似乎能听见塬上呜咽的信天游,与古籍中“蒹葭苍苍”的吟唱融为一体。夕阳下,我望着窑洞窗棂的剪影,觉得那分明就是一册册竖排的、无字的线装书。我终于明白了我如此痴迷这里的原因——我半生的寻觅,不过是在阅读两部大书:一部是笔墨丹青写就人类精神的文明之书;另一部,则是这苍茫厚土本身所呈现的、生命本真的自然之书。而我,何其有幸,能用画笔,在这两部巨著的夹缝间,留下一点属于我的、微不足道然而真诚的批注。



谢永增作品《家》

## 读文读人

□ 冯海砚

尊称谢永增老师为先生,一来是在我接触的艺术圈内我觉得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;二来认识谢永增老师以来,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不是画,不是怎么画画,更多的是可以让我领悟好多道理的画以外的东西。

先生的《大地书痕》,字里行间皆是一位艺术家半生的跋涉与求索。那墨痕与足印交织的轨迹,恰似一部写在黄土高原沟壑间的成长之书,将“读万卷书”与“行万里路”的古训,化作了可感可触的艺术实践。

先生的读书之路,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宿命般的苍凉与倔强。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他的童年被标语与口号裹挟,父亲的遭遇让家庭蒙上阴霾,翻箱倒柜的刺耳声响、父母眼中的惊惶,成了比拼音算数更深刻的记忆。那时,书本本是橱窗里褪色的摆设,读书是与生存无关的奢侈。可偏偏,贫瘠的土壤里最易滋生渴望的种子。年纪稍长,“读书明事理”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句子,便在他心底生根发芽。他买回好书码在书架,那些沉默的“士兵”,成了他与“有文化”世界的微妙联结。这段经历,让我想起吕梁乡间那些面朝黄土的农人——即便日子再苦,也要在炕头摆上几本旧书,不是为了附庸风雅,而是为了给心灵留一盏灯。

先生早年对书的敬畏与向往,何尝不是一种朴素的精神突围?

真正的转折,发生在1977年的秋天。十六岁的他考入河北轻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,在大地震后疮痍未平

的唐山,点燃了久旱逢甘霖般的求学欲望。课后徒步几公里去书店“蹭书”,倚着书架如饥似渴地阅读,那份寒酸里的急切,至今读来仍让人眼眶发热。这让我想起吕梁山区的孩子们,天不亮就翻山越岭去上学,冻红的小手攥着皱巴巴的课本,眼神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求。读书,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,对谢先生而言,那段蹭书的时光,是他艺术之路的第一束光。三年的校园生活,为他打下坚实的基石;毕业后回到衡水,文化馆的图书室成了他瞭望世界的窗口。在那些默默流淌的时光里,他像久渴的植物汲取水分,更悟出了治学的真谛——看别人的画,既要见其高明,更要辨其局限。这份清醒与通透,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1986年,一部《黄土地》的电影,成了先生与黄土高原结缘的契机。当银幕上那片浑厚苍茫的土地扑面而来,他周身震撼,仿佛胸膛被重重捶了一拳。“我要去那里!”这个念头,成了他此后几十年的命运牵缠。作为吕梁人,我深知这片土地的魅力。它没有江南水乡的温婉,没有北国雪原的壮阔,却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厚重与苍凉。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,是刻满岁月密码的书页;风沙雨雪,是它的装帧;窑洞炊烟,是它的点缀。谢先生背起行囊走向这里,一走就是几十年。他笔下的吕梁古村落,古老得像一则寓言。残垣断壁在夕阳下泛着金黄的光,在他眼中是“没用”的破旧宅院,在他眼中却是蕴

藏着直击魂魄的力量——扭曲却坚韧的枣树枝干,被岁月磨去了棱角的石碾,褪了色却依稀可辨的残破门神,每一处都在无声地诉说。

我多次跟着先生走访孙家沟村,看他蹲在窑洞前,摩挲着斑驳的土墙,眼神里满是敬畏。他说,吕梁的乡村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,自己至今只敢说触摸到一点皮毛。这份谦卑,让我肃然起敬。在这个人人都想速成的时代,先生却愿意用几十年的时光,去读懂一片土地。他的画作,没有刻意的雕琢,没有炫技的笔法,却有着黄土高原独有的质朴与雄浑。那些窑洞、那些山梁、那些劳作的农人,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,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张力。这让我想起吕梁的民间艺人,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剪纸的剪坏了无数张红纸,大喇叭吹破了嗓子,却把最地道的乡土文化传承了下来。

这些年先生把心血都倾注在了孙家沟。他与父老乡亲一同呼吸,小心翼翼地打磨着这个梦想。修葺旧居,却不抹去岁月的痕迹;引入艺术,却不惊扰乡村的魂魄。在他的努力下,孙家沟变了模样——破败的村落成了没有围墙的大学,吸引了无数美术院校的师生、画家前来写生创作。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庞对着古老的窑洞挥笔,谢先生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书店蹭读的少年。这一幕,也曾深深打动过我。我曾在孙家沟的艺术馆里,看到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踮着脚尖看画展,眼神里满是好奇与向往。那

一刻我忽然明白,谢先生做的,远不止建一座艺术馆那么简单。他是在用艺术点亮乡村,为这片土地的孩子,点亮一盏精神的明灯。

在《大地书痕》里,先生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:“书中的道理,是地图,是指南针,却不是脚下的路。读了许多书,若不能化入骨血,变成手上的功夫,那书,便只是装饰的门面。”这句话,戳中了许多人的痛点。如今,不少人以“读书多”自居,言必称理论,口若悬河,可真正做起事来,却眼高手低。先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,读书与行路,从来都不是割裂的。书本给予我们方向,而脚下的路,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丈量。他半生的寻觅,不过是在阅读两部大书:一部是笔墨丹青写就人类精神文明之书,另一部是苍茫厚土呈现生命本真的自然之书。而他,用画笔在这两部巨著的夹缝间,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批注。

先生的《大地书痕》,让我对“阅读”有了更深地理解。阅读,从来不止于书本。阅读一片土地,阅读一群人,阅读一段岁月,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修行。如今,先生依然穿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。风吹时,塬上的信天游与古籍中“蒹葭苍苍”的吟唱融为一体;夕阳下,窑洞窗棂的剪影如同一册册竖排的线装书。他用半生的时光,读懂了大地,也读懂了自己。而我们,站在他的笔墨痕里,也读懂了一份最朴素的真理:唯有把根扎进泥土,才能在精神的天空里,长出参天的大树。

## 好书推荐



《小小的春夏秋冬》  
周晴 著

作家周晴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,一个12岁女孩眼里的世界,这故事是成长轨迹中的一段重要部分,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基点。本书的故事性极强,非常引人入胜,作者同时倾情书写上海弄堂里的风情,让人体会上海的弄堂文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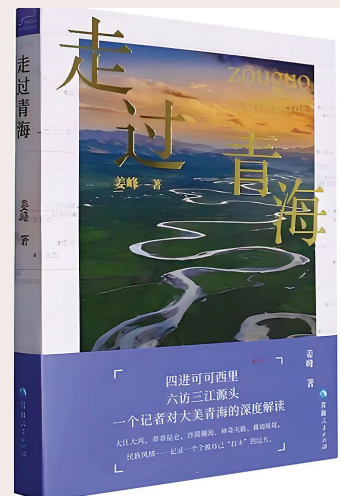
《养月亮的小孩》  
李学武 著

该书是在21世纪背景下,对以“月球”为题材的科幻叙事的新探索。书名“养月亮的小孩”以“月亮”和“小孩”为核心意象,传递出迷人的童话气息。月亮被“养”,且被“小孩”所养,既有悬疑之感,也有反思之力。



《天气之子》  
新海诚 著

该书是2019年由新海诚执导的长篇动画电影《天气之子》的原作小说,故事围绕着原本一无所有的少年和少女展开。高一那年夏天,帆高逃离生活的孤岛来到东京。东京连日降雨不断,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一角,他遇到了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少女阳菜。只要祈祷,她就能让天空放晴。



《走过青海》  
姜峰 著

该书是人民日报记者姜峰历时六年打出的一口“高原深井”。说“深井”,是因为井水深澈,包罗青海自然地理、人文历史,映照作者的用心和才情;说“高原”,是其视野和立意高远,既让人欣赏到山河壮丽、文章之美,又识见作者坦荡的心路历程和阔大的境界情怀。

## 讀書

(第十九期)

掩卷沉思,先生的“大地书痕”,何尝不是每一个追梦者的成长启示?真正的成长,从来不是书本与现实的割裂,而是知行合一的跋涉。唯有将书页里的智慧,化作丈量世界的脚步,方能在岁月的长卷上,留下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。